

雾凇之韵

■侯美玲

故乡小镇三面环山,从远处看像一个有豁口的大碗。平日里,山风和雾气顺着谷口向上攀爬,云气流转,山川大地常常浸染在迷雾之中。天寒地冻之时,形成一场又一场的雾凇。

一觉醒来,千年小镇仿佛变成与世隔绝的玻璃仙境,如梦似幻。世界一片洁白,天地像琥珀一样透亮。乔木、灌木、野草、麦苗全都铺满冰花。槐树结银花,柳树挂银条,松树绽银菊,细细观赏不同植物凝结成的雾凇,个个精雕细琢,如羊脂白玉,为凋零的老树虬枝装饰出满树琼瑶。

往日那些毫不起眼,甚至有点卑微的灌木杂草,在雾凇的装扮下显得格外迷人。消去枯萎,褪去衰败,焕发出一副崭新又透亮的容颜。

世界幻化,万物遁迹,只留下无穷无尽的冰晶白霜。有雾凇的小镇显得格外晶莹,从枝头到天空透着一种无法比拟的透亮,

像一块玉石般清澈,却又包裹了寒冬里的万千草木,充满神秘的安静和空旷。

伫立其中,幻想自己是一只七星瓢虫,误入琥珀之内,被无数琼花玉树所吸引,懵懵懂懂忘记归途,最终同那些细细的冰花融为一体,再也不能分离。

雾凇这种神奇的自然现象出现在冬日,遇到草木仿佛得到某种灵感,借着雾的手笔为山河画像。画笔透着灵动活泼,描绘出一幅独特的冰晶画卷,蕴含着几分浪漫、几分俏皮、几分童真。

据说形成雾凇的条件十分苛刻,但故乡每年冬天都有雾凇出现。那些在外人看

来难得一见的玉树琼枝,在我们眼里倒显得稀松平常。幼年时期,我竟傻傻地以为雾凇只为松树所独有,无数次绞尽脑汁为槐树、柳树上的冰晶取名,直到老师讲授了雾凇的涵义,才打消了萦绕在我心头的念头。

人们赞美雾凇,除了因为它的美丽,还因为它易碎,总是在一瞬间消失。太阳照耀大地之时,正是雾凇消失离开之际。金色阳光为雾凇镀上一层亮亮的光,满目光彩,有点炫目,有点耀眼。不多时,冰凌融化破裂,满天银光纷纷散落,麻雀叽叽喳喳四散逃走,一场绝美景致很快消散得无影无踪。

一场雾凇洗去冬日浮沉,浮躁的心灵也变得平和自然,处处浸润着柔软,融化了岁月凝成的坚冰与风霜。

风为笔,雾为魂,凇为魄,雾凇营造出的美丽,带给小镇独有的冬韵。霜花满目、银装素裹,留下一段纯美辰光。

生活手记

念念不忘

姥姥的蓝围裙

■王英

近日,整理老家宅院时,发现了一件姥姥的旧物——粗布蓝围裙,顿时陷入了无边的回忆中。

小时候,父母常在外地工作,便会把我送去乡下姥姥家。就这样,姥姥身后多了条黏人的小尾巴。

秋日的晨光映红了远方的天际,伴着阵阵鸡鸣和声声犬吠,姥姥又开始忙活起来。她像是上紧发条的闹钟,一刻也不停歇,淘米做饭、给鸡鸭喂食。厨房里时不时传来“噼里啪啦”的脆响,火苗映照着姥姥的脸,忽明忽暗。

记忆里,姥姥腰间总系着一块粗布蓝围裙,围裙前面还有个口袋。可别小看这个口袋,这个口袋仿佛是个百宝袋。

春季,拾柴回来的姥姥从蓝围裙的口袋里掏出一把把脆嫩的藜蒿,与腊肉翻炒在一起,脆嫩爽口。入夏,遍地的西瓜藤郁郁葱葱,姥姥把成熟的西瓜用围裙提回家,最美妙的声音莫过于开瓜时的脆响。深秋,橙黄的蜜橘纷纷从姥姥的围裙里滚落出来。寒冬,姥姥会用围裙包裹着热乎乎的地瓜,乐呵呵地喊你尝鲜。

姥姥像变戏法儿似的,在围裙里掏出各种好吃的,刚刚煮熟的花生,炒得爆香的蚕豆,集市买的糕饼,宴席上带回的糖果,菜园子里刚结的小西红柿,邻居家炒得热乎乎的菜花子……

儿时嘴馋,我总是伸出黑乎乎的小胖手往姥姥口袋里掏。姥姥故意捂着口袋,笑着拿出一颗糖塞到我嘴里:“小馋猫,想吃还不快去洗手!”

那时,最大的盼望,便是姥姥把围裙系上,在灶台前做南瓜饼。刚刚出锅的南瓜饼最香,一口咬下去,香脆又软糯,有一股秋水般澄澈的清甜,从嘴里甜到心里,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。直到摸着圆滚滚的肚皮吃撑了,我才意犹未尽地放下筷子。姥姥看着摸着肚皮的我,脸上笑开了花。

长大后,我也喜欢系着围裙在厨房忙活,也多次尝试自己做南瓜饼。可无论怎样,却再也做不出姥姥当年的味道了。看到眼前这条粗布蓝围裙,我仿佛又看见了姥姥在灶台前忙碌的身影。

投稿邮箱:czwbsw@sina.com

本地作者请在邮件主题中

注明“沧州作者”字样

人生感悟

感时光静好 愿岁月如诗

■张晓杰

我一直很崇拜杨绛先生,尤其喜欢她那句:“终不是那八面玲珑的女子,讨不得四海八荒的喜。只落得围一炉寂静的烟火,与独处相安,与万事言和。以文字,以音乐,以花香浅草,以温柔纯良。做一个温暖的人,不卑不亢,清澈善良。”先生这句话更像是对自己人生完美的总结,时光静好、岁月如诗。每每读来,我心中都暖暖的。

朋友说,其实想成为这样的人,挺难的。确实,我可能穷尽一生努力,也不过只能学到先生一点儿皮毛而已,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?我只要负责向着她的方向努力,剩下的交给时间就好。

已是冬日,夜来得比预想中还要早一些。晚饭过后,泡一杯茶,捧一本书,坐在窗前,静静品读。闻着书的清香,我仿佛能真切地走进作家们的心灵,对他们创作出如此思想深邃的作品,充满感激。

美国作家狄金森曾经说过:“没有一艘船能像一本书,也没有一匹骏马,能像一页跳跃着的诗行那样——把人带往远方。”在书中,心灵能抵达那些我们想要去的任何远方。所谓远方,可以是我们精神的彼岸,也可以是我们心灵的栖息地。

书是会说话的,它们更像是我的知音。有书相伴不孤独,简简单单的生活也变得精彩起来。书读得多了,身上仿佛都透着书香和诗意,大好时光住进了心里,有幸福相伴。

读书累了,就站起来,在屋里转转,看看我精心养护的花草。

这一年,我迷上了网购鲜花。从最初

收到快递面对它们的无措,到如今能够熟练地剪切花枝,醒花,摘掉多余的叶子插瓶,得心应手。在我的精心呵护下,不同时节,各种各样的鲜花在我小小的家里都能盛放。

现在家里摆的是20支橘粉色的胭脂玫瑰,10支粉色的香水百合,还有一大捧橙色芭比。也许是年龄的关系,我现在特别喜欢鲜艳热闹的颜色。我插花没有任何技巧,就把同一种花插在一个花瓶里,能做到错落有致已是极限,颜色搭配对于我来说太难了,果断放弃。我坚持认为只要自己看着舒服就够了。

淡淡的纸墨香气和丝丝缕缕的花香交织到一起,满满都是幸福的味道。

窗台上原本小小的多肉慢慢地饱满、长大、冒出新芽。时光大度而从容,它有足够的耐心,等待一个个小生命竭尽全力,编制出属于它们自己的梦。

无论有什么烦恼和伤痛,只要站在我的多肉面前,仿佛都能被治愈。正如沈熹微所说:“不是我在料理植物,而是植物在料理我,培土,拔草,浇水,晒太阳的,不是别的,是我的心。”每次驻足窗前,看着小多肉奋力向上生长的样子,我仿佛也获得了一种蓬勃的力量。常有甜丝丝的喜悦一点点溢满心间,那应该叫做幸福。

年少时的执着早已淡去,岁月的斑驳渐渐染上鬓角。行走在这漫漫人生路上,看晨起夜落的纷繁,数生活堆叠的琐碎,所求不过是得一室安稳。感时光静好,愿岁月如诗。

花开诗旅

岁末

■孙松铭

太阳步入他的后半生时
他放飞了风筝
他想多留一会儿
今天的太阳

夕阳果真停在了水面上
当水鸭的双翅
震颤起他内心的感动
天空打开了它全部的红

落日掉进水里的瞬间
他的手不觉沉了一下
风筝线,断了

流星雨反复擦洗着夜空
夜深了
万物正在换装
夜,是个不错的更衣间

或许,风筝是要飞到明年去吧
他把手里的线头缠好
当成一件未了的旧事
轻轻,放在今年的回忆里

【归乡】

炊烟撑起暮色,柿子树为村庄点亮一朵朵灯笼。北风一阵一阵抚摸着村边的小溪,归乡人的脚步声是此刻乡村里最动听的声音。
——胡巨勇

【围炉煮茶】

朝朝暮暮烟火气,杯盏温柔漫心田,恰是一炉烟火最人间。天渐寒,快去邀上三五好友,围炉夜话,慢煮时光,慢煮茶。
——张力

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平台号码为15100868801。倾听您的心声,期待您的短信留言。

【欢乐】

快乐很多时候是很简单的事情,有时候就像一阵美妙的风轻轻吹走了心中的阴云。看到一朵自由自在的云朵在天空游弋,也是快乐。
——耿艳菊